



那年中秋

□陈猛猛

那年中秋，月亮很大很圆，玉盘般高高挂在天上，一副极其安详的样子。很圆很亮的月亮下面，奶奶她们几位老人在月光下悠闲地唠嗑，说着岁月河流里的琐碎碎碎。我是被隐隐约约的说话声吸引，透过二楼窗户看过去发现这一幕温馨的场景。在这样一个宁静而美好的中秋之夜，虽然这些老人大都不识字，但她们在下意识里知道，中秋节是应该出来看月亮的，让皎洁的月光落在身上，如同命运之手在轻轻地慰藉一颗饱经沧桑的心灵。

当中秋节晚上的月光不断照射下来，面对一片雪白月光，整颗心不知不觉想要对着天上的月亮打声招呼。虽然没有酒，也没有什么名贵的花，但陪伴奶奶她们的是一片岁月静好，此刻，她

们云淡风轻。虽然我们的村子面积很小，她们成年累月活动的范围很小，但由于经历了太多坎坷，早已练就了处事不惊的本领。她们心中的世界很大，大得能装下天上的月亮，以及世间风云的无情变迁。

平平淡淡才是真，才是人生本味。在中秋之夜的月光下，随心所欲地和几个熟人谈笑风生，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幸福吗？如同五仁月饼，虽然毫不起眼，但里面藏着满满干货：核桃仁、瓜子仁、花生仁，再配以青丝红丝，冰糖、蜜饯，若有桂花糖加入则更好。馅料考究，接天地灵气，蕴四季精华，这些日常的美食齐聚在一小块圆圆的月饼中，给人特有的中秋节味道。五仁月饼可以说是雅俗共赏，吃在嘴里细细咀嚼那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，享受着全家团圆的快乐，这是一副

多么美好的中秋画卷。

这和奶奶何其相似，她一生没有和别人发生过矛盾，年轻时大部分时光都在地里辛苦刨食，要养活全家六个孩子。她是家的灵魂，是四季不停燃烧的灶火，没有说过苦，没有喊过累，更没有将生活的伤痛放在心上，她将生活过成了一首虽蕴含辛酸但却难忘的诗。

时光总在不经意间悄无声息地流淌，“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”那年中秋的晚上，奶奶沐浴在月光下的场景，烙印般在我记忆深处挥之不去。时间将故乡一层层裹起，回忆起村庄的月亮和故乡的亲人，也是亲近故土的一种方式。有些看似平淡无奇的过往，只有很多年后隔着长长的时空隧道细细品味，才能寻觅到其中诗意的韵味。

那夜月明人团圆

□安小悠

小时候，中秋节当晚，一大老少都要到南院去过的。

南院住着二伯一家五口，爷爷奶奶和他们同住。大伯一家三口住在西院，我们一家四口住在北院。

乡村的中秋之夜，月明星稀，清辉如水，处处洋溢着丰收的甜香之气。各家各户的院落里，都堆满了新收的玉米、大豆。晚风徐徐吹来，那丝丝缕缕的甜香，如同看不见的细线，在人的鼻息间缭绕、缠绵。

大伯大娘带着最小的妹妹先到南院，随后我们一家便赶到。姑姑们在八月初二就送来月饼和苹果，奶奶把这些放在提篮里，吊在房梁上，等中秋那夜取下装盘。月饼是五仁的，里面的冰糖仿佛是春节里包在饺子里的硬币，最受孩子们欢迎。奶奶把月饼切成小块，还摘了院里的石榴，煮了刚收获的花生。有一年中秋，二伯从外地带回一把香蕉，那可是稀罕物，我第一次吃香蕉，不敢相信竟有那么美味的东西。

奶奶在院里支起两张桌子，把吃食摆在桌上，十分丰盛。爷爷、大伯、二伯和父亲会喝一点酒，聊一些家常。大伯是厨师，手艺很好，十里八村的红白之事，都请大伯掌勺。二伯做鸡毛生意，有经济头脑又肯吃苦，生意做得很大，20世纪90年代就装了电话，买了摩托车，很拉风。父亲离开面粉厂后，主理农事，闲时帮二伯打理生意。

大娘、二娘和母亲及我们几个孩子在另一桌，不喝酒，只吃东西，喝茶、聊天。母亲不时为两桌续茶，孩子们吃饱后围着奶奶听故事，奶奶富态慈祥，中秋的月光落在她的银发上，像是一个从城堡里走出的老仙女。

从邻家院落里，也不时传来阵阵说笑声，人间好时节，不正是这样的时刻吗？

□郎新华

在童年的记忆里，过节是内心久久的期盼，是总会如期而至的安心和快乐，是不同于平常日子的闪亮时刻，是极具仪式感的诗意呈现。每到橙黄橘绿的时节，当桂香在空气中弥漫时，中秋节就近了。能吃到大如圆盘，金灿灿的五仁月饼是小时候过中秋节最大的念想。小孩子不识生活愁滋味，只会拉着母亲的衣角，要求一定要多准备些好吃的，母亲也总会温柔地安抚我们说：“等着吧，你们想吃的美味中秋节都会有的。”

中秋节前一晚，小小的我连做的梦都是甜蜜的。中秋节终于来了，一大早，父亲会挑一只自家养的大公鸡，宰杀干净，午饭除了炖鸡肉，妈妈还会包饺子，那种醇香的滋味呀，是长大后再也不曾吃到的味道。中秋节最具仪式感的时刻是在晚上，当那一轮金黄的圆月出现在树梢时，母亲会把小方桌搬到院子里，认真摆上苹果、橘子、石榴，还有切成小块的月

饼和两三个小菜。一家人围坐一起，母亲笑盈盈地陪着我们姐弟三人吃月饼，又招呼着我们吃水果，父亲会喝杯酒，絮絮地说上几句。月亮越升越高，变成了皎洁的白色，清幽的月光洒向小院，宛若梦境一般。

那时候，生活的艰难没有磨灭母亲对生活的热爱，每个节日她都会张罗出孩子期盼的温馨和美好。母亲认真生活的态度深深影响了我，今天的我，会给孩子们用心做好每一顿饭；为每一个即将到来的节日忙碌准备；为春花秋月的美好心存感激；在气候适宜的时节带孩子们去野餐。岁月把我打磨成孩子们心中的圆月，我会用一个母亲的全部柔情和耐心陪伴他们长大。

如今，母亲已离去多年，每逢节日，对她的思念愈发强烈，午夜梦回，常常泪湿枕巾。父母之爱心，柔善像碧月。皓月当空，秋意正浓，让我落泪的，是茫茫宇宙的这一轮圆月，也是那亘古不变的至爱深情。

儿时明月

□邢德安

小时候的中秋节正逢秋收大忙时节，虽是节日，人们似乎没有怎么重视。记得我六岁那年，中秋节当天午饭后，母亲和了一盆平时舍不得吃的白面，用棉被盖起来放在一边，我便问母亲是不是要蒸馒头，母亲说，今天过中秋节，准备蒸“锅盔”。“锅盔”是一种比馒头大得多的圆形馍馍，里边可以放糖，也可以放芝麻盐，很好吃。我们当地人曾把它当成走亲访友的礼品，只有在每年中秋节才能吃到。我高兴极了，迫不及待地问母亲什么时候才能吃到嘴里。母亲说，要到晚上月亮出来后才能吃。于是，我便像馋猫一样在期盼中等待，等着那一轮明月快点出来。

晚上，月亮终于升起来了，如银盆一般，好大、好圆。全家人围坐在院子中的

小桌旁，桌子上放着刚出锅的“锅盔”和自家树上摘下来的石榴、大枣，但唯独没有月饼。因为在那个时候，能吃到白面“锅盔”就不错了，就没人奢望月饼。赏月时，父亲、母亲谈论最多的话题是关于庄稼的收成和家庭的未来。他们说，今年的庄稼比往年长势好，可能会多分一些粮食。他们最大的希望是让孩子们有白馍吃，有新衣服穿。甚至还想等什么时候有钱了，把住了半辈子的破草房翻修一番。他们说的这些我全然不感兴趣，心早已飞到外边去了。在小伙伴们的召唤下，我急忙抓了几把好吃的塞进口袋，便飞奔出家门。

月明星稀，树影婆娑。我们一群孩子又吵又闹，有说有笑，直到一个个玩得满头大汗、气喘吁吁才罢休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中秋节来临，不由得又想起过去的时光。

天上月圆，人间团圆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之一，古往今来，中秋都是亲友团圆的佳节，也是一个让人思念感怀的节日。明天就是中秋节，本版选编了几位作者的文章，让我们在月光下品读深情的文字，感受浓厚的节日气氛吧！

吃月饼

□贾鹤

看同学群里有人晒出老式月饼的照片，想起小时候吃月饼的情景。传统的老式月饼大而实在，青红丝夹杂着大块老冰糖。一块月饼很难吃完，通常掰下来一小块仔细嚼。偶尔吃到老冰糖，牙齿嚼得咯吱咯吱响，像中了彩票一样开心。

我小时候并不喜欢吃月饼，更在意过节的气氛。节日有别于普通日子，从习俗上强调，在饮食上突出，不过是人为赋予节日的仪式感。

毕淑敏有篇写老式月饼的文章，甜而硬实，既是饱腹的吃食，又能当防卫的武器，砸到人要害，能置人于死地。

那时的月饼是名副其实的月饼，形如满月，讲究的刻有嫦娥奔月的图案，面饼金黄，馅料充足，甜度爆棚。再贪吃的人也吃不完一整个月饼。尝个意思，甜甜嘴巴，节日就圆满了。

后来出现了枣泥月饼、酥皮月饼、蛋黄月饼，让吃惯老式月饼的我惊为天饼。喜欢软糯的枣泥，蛋黄的鲜香，吃酥皮时掉下来的碎渣也小心捡起来放进嘴里，咀嚼出不一样的满足。

以前过节时才吃到的月饼，现在成了蛋糕房、超市的常客，节日的庄重因食物普遍被弱化。现在市面上月饼种类繁多，各种创新月饼层出不穷，从口味到名字，满足着人们日益挑剔的味蕾。离中秋尚远，月饼就成了众商家的“必争之地”，某面包房推出的奶黄流心月饼打着进口原料的口号，自然身价不菲，普通月饼价格也水涨船高，不过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。

尝过不同口味的月饼，我的喜好还是停留在“老式五仁”上。也许喜欢五仁月饼的人都有一颗怀旧的心，吃的是月饼，追忆的是情怀。这也是月饼历经创新，传统月饼总能占据一席之地的缘故吧！

中秋临近，逛超市时总会买几个月饼，不知不觉家里已储备了不少，看着不同的月饼在盘子里摆放，心里有种安稳的满足。

